

斷繩草鞋，準備好了。

手製黑貓娃娃，全都備妥。

白衣的神明滿意地笑了，他將這些全收拾好，裹進白布裡。

「這些就足夠了，值得千年的賀禮。」

神明低聲輕喃，他的毛髮變得雪白輕柔，白袍幻化為獸姿，原本那副俊美英挺的人姿一下成了九目六角的白色巨獸，與祥雲融為一體。於是白獸用四肢提住白布，輕巧地躍過天國的雲朵，直往黃泉的方向而去。

那一端的地獄正準備幾千年的慶典，目的是慶賀地獄體系落成，表揚第一輔佐官——鬼神鬼灯的建设有功。這是件喜慶的事，不容許打擾及污辱。

而白獸自令人忌諱的東北方——鬼門而來。

將白布裡的東西全落在大和地獄的紀念慶典上時，白獸與鬼神的視線對上，他見到了那原受到讚揚的輔佐官露出了扭曲的表情。

這是宣戰佈告。

同時意識到這件事，那被認作吉兆之印的白獸，在空中高聲大笑。

這就是，神獸與鬼神千年戰爭的開端。

《衤與衤的千年戰爭》

大漢中原，講究良辰吉日。

就連百姓都人手一本農民曆，看時辰，看吉凶，看是否宜嫁娶，是否忌動土。

而那兒的神仙，也看時辰吉凶，尤其一個風水磁場都會影響到神的靈氣，不論出遊或是征戰，那些神明都很懂得以最利於自己的方式現身。

於是為他們而言，也選擇了最佳的時機。

三頭巨獸從天翩翩降下，自潔淨無塵的天國，直接臨於腥臭陰暗的地獄。獄卒無不停下動作，看著那奇異的景象忍不住讚嘆起來：身上有奇紋的鹿角四足獸，拖著長長尾羽有著五彩羽毛的巨鳥，以及時常看到的九目六角奇獸，輕巧地來到了黃泉，降臨於閻魔殿前。

三獸一落地，立即化形為人；鹿角巨獸化為身穿藍色官袍頭戴烏紗的老人，五彩大鳥化為身穿紅色新年裝頭戴小黑帽的男童，白色奇獸則是化身為穿著寬衣博袖的白色漢服，頭戴白巾的俊美男子。他們三個以白衣男子為中心，老人及孩童守於左右，向前行，停於閻魔廳的大門前，待鬼卒注意到他們時，他們同時作揖，拜託鬼卒前去通報閻魔大王，說是三祥瑞來拜訪了。

「這麼說，鬼卒們果然慌張地進入閻魔殿，留下三名只有賢君在世才出現的祥瑞，麒麟、鳳凰、白澤，在大門口等待。」

「應該是沒問題吧？」紅衣男童，鳳凰，小聲地對身邊的兩人說道。

「大概沒問題。」藍衣老人，麒麟，正經地點著頭。「我們挑這天，說是宜酬神，也就是適合答謝神恩之日。」

「答謝什麼啊。」站在兩人中間的白衣男子，白澤，打了個眼淚都跑出來的呵欠，「說起來我們這邊比他們更接近神，選酬神的日子好像不太對吧。」

麒麟與鳳凰馬上給白澤一棍。

「沒給你選『宜安葬』或『宜入斂』的日子就已經很不錯了。」鳳凰收起棍子，對白澤翻了翻白眼。

「白澤啊，你忘記我們是為了什麼而來嗎？」麒麟沉聲說著。

白澤則笑得眯起眼。「啊呀，我懂你們，是為了去眾合地獄喝酒啊！」

「那當然也要去。」麒麟一臉認真地說著。

「但是這麼回答完全搞錯方向了。」鳳凰聳了聳肩。

「白澤，一週前，正好是這個地獄的慶祝大典。」麒麟望著白澤，冷冷地說著。「這個國家好不容易建好迎接亡者的建設，而有了正式的開幕典禮，你跑去鬧場，搞得我跟鳳凰必須去擦屁股，而現在也得正式的賠罪，你有沒有一點反省？」

「反省什麼？」白澤偏頭給麒麟一個微笑。「不用擔心，我與閻魔的交情好，他不會介意這事的。」

麒麟與鳳凰又給白澤一棍。

「都說你這輕率給我們添了麻煩。」鳳凰擦了擦自己的梧桐拐杖，仰起頭，對著抱頭跪下的白澤冷聲說著，「一般來說，破壞國家級的紀念典禮，是有理由開戰的，好不容易幾年前才開了親善大會，你這一鬧是要讓幾百年來累積的情誼化為烏有嗎？」

麒麟也搖了頭。「說到底，身為祥瑞的職責，你大概是忘了吧。你到底是為了什麼理由做這種蠢事？」

聽到鳳凰與麒麟的話，白澤兩袖合起，對兩老溫柔地笑著。

「當然，我記得。祥瑞降臨於世，還有其他理由嗎？」

祥瑞們愣了一下，而在此時，閻魔殿的鬼卒也回到原處，恭請他們進入閻魔殿。

一到殿前，三祥瑞即對著案桌後的閻魔大王行拱手禮，正式地為白澤七日前的失禮行為致歉。除了正式的宣文外，三祥瑞還獻上天國的珍禮作補償：延年益壽的金丹、吉祥引福的玉如意、以及招財進寶的聚寶盆，正好代表了福祿壽。

看到這些賠禮，閻魔大王連忙說著不用不用，更說了七天前的慶典上麒麟與鳳凰來朝已是最大的驚喜，且白澤當時的行為雖然讓他嚇了一跳，但事後想起也是一樁趣事。客氣話是這麼說，但同時有三祥瑞降臨，沒有人會感到不開心的，閻魔大王還笑著想下桌迎接他們，但被身旁的輔佐官以「禮數不周」而阻止。

身為主人接受別人道歉就是要挺直腰，不要沒事就軟下來！

輔佐官就這樣在來客面前大聲斥喝閻魔大王，搞得閻魔大王只敢乖乖坐著，這讓台下的三祥瑞目瞪口呆。作為主人，至少得留客酬謝吧！閻魔大王抱著頭，小聲地回應著。

而這也的確合乎禮儀；於是，閻魔殿第一輔佐官也來到祥瑞的面前，行了彎身禮。

「宴席早已準備好，還請三老先去招待室小歇，晚上請同我們一齊用餐。」

招待室已備妥點心麻糬。

三祥瑞坐在寬廣的木椅上，沒來由地感到氣氛緊張。

「所以說沒問題吧？」先開口的是鳳凰，他靠近麒麟，小聲地說著：「閻魔大王看起來沒那麼介意的樣子。」

「問題也不在於大王。」麒麟輕嘆一口氣，然後抬頭瞄了白澤一眼。「這笨蛋挑釁的對象是輔佐官。」

白澤用手撐著下巴不說話。

「那輔佐官看起來並不像是介意了吶，以他的官職大抵也算是地獄的維安統率。」麒麟說到這就不說話，只是安靜地望著白澤，那目光就像在說「這樣可以嗎？」

而白澤只是眯眼一笑。

「放心吧，那傢伙不會隨便遷怒於不相關的人。」

「說的沒錯。」

從門口進來的是推著餐車過來的鬼灯，車子上放的是茶壺茶杯。鬼灯將茶水一杯杯倒好，客氣地端給麒麟鳳凰，然後在倒白澤那一杯的時候，鬼灯沒看著杯子，而是冷冷地盯著白澤的臉。

「小的資質驚鈍，不明白異國文化在做這種事的時候抱著是什麼心思，也許對於白豬先生做出來的事有所誤會也說不定。但是，恕我這麼說，我本是自怨念而生的鬼神，又因出身清寒而深知人情冷暖，對於敵意輕慢是非常敏感的。」

壺口在茶八分滿的時候精準地離杯，鬼灯放下茶壺，端起茶杯，恭敬地跪在白澤前方，將茶端到他面前，然後抬起眼，瞪著白澤說道：「我有個毛病，就是有仇必報，對於認定是敵人的，絕對會死咬著不放，還請前輩多多擔待。」

明顯帶著殺意的話語讓麒麟與鳳凰抖了抖，而白澤面不改色，依然保持著友善的微笑，伸手接過那杯茶，輕聲說了謝謝。

「你還年輕，懂的事沒有很多，要是誤會了也不奇怪啊。送東西到別人的慶典上，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吧？吉兆之印送來的會是壞東西嗎？嘖嘖，這麼多疑，只能說年輕人血氣方剛啊。」

「那樣甚好。對您送來的大禮，我也恭敬地收藏起來了。」鬼灯說完站起身，低頭俯視著端茶的白澤。

「你這麼懂真是太好了。如此一來，還值得再加指導呢。」白澤笑嘻嘻地端起茶，輕啜了一口，眼睛突然瞪的老大。

陶杯落地碎成兩半，茶水灑出潑濕了下身，白澤掩著口乾咳起來，麒麟及鳳凰則被這一幕嚇到，而下一秒就對鬼灯產生了防衛意識，同時起身要護著白澤。鳳凰在按住白澤時抬頭瞪著鬼灯，如鳥羽般的頭髮整個豎起，而麒麟在拍著白澤的背卻疑惑起來；見鬼灯一臉冷靜的樣子，該說是完全不把中國祥瑞看在眼裡，或是有什麼其他意思？

「請二老放心。我並沒有下毒，或是放入不能吃的東西。」鬼灯老神在在地從餐車下取出了毛巾，遞給白澤，而白澤接過以後就拿來猛擦嘴巴，然後將毛巾按在潑濕的衣服上，抬頭笑著望著鬼灯。

「你小子——」白澤咧著嘴，雖是面帶微笑，牙齒卻磨得出聲。「在這茶裡放了幾匙鹽？想鹹死我不成。」「禮尚往來。」鬼灯說著低下聲拾起茶杯碎片，表情似乎在可惜這杯子給摔碎了。「您送了我如此厚禮，我也應當給予回報。在我國，鹽可以避邪，用於淨化以恭迎神明，我給您獻上這茶，包含了我真誠的心意。」

白澤就這樣靜靜地看著鬼灯撿完碎片，收拾乾淨，然後笑了。

「還真敢說啊。」將毛巾也遞還回去，白澤翹起單腳，一手撐著臉，在鬼灯接過毛巾時咧開嘴角。「鹽可以避邪，不就是我教你的嗎？」

鬼灯眉頭皺了起來。

「很好啊，只是調味方面需要改良一下，真是傷腦筋的孩子，廚房的事這麼不熟練。」

「我很樂意再去您那裡拜訪，但絕不再是以學生的身份。」將毛巾跟著杯片扔進餐車裡，鬼灯拍了拍手掌，「真是謝謝您給我這樣的機會，您我的關係成了對等。不是因為您我都被選為親善大會的國家代表裁判，而是您在我國紀念大典上，明白地給我這樣的訊息。」

對我下戰書？很好，這代表著，不用再對您客氣了吧？

鬼灯僅是動了動嘴唇，沒將這句話說出口。

而白澤依然保持那挑釁的笑容，從椅子起身，與鬼灯面對面，互瞪著。

「好了好了。」鳳凰立即將白澤給拉開，不理會白澤的掙扎踢動，只是搖頭說著：「還以為是什麼呢，都把年紀了，別再這麼幼稚。」

「輔佐官大人，我們家的白澤實在很小孩子氣，還請您別跟他一般見識。」麒麟也走到鬼灯旁邊合袖說著，鬼灯點頭答禮，沒說什麼。見鬼灯沒有直接回應，麒麟難得地笑了。

「相信不論兩位的心智年齡，聰明才智，都知道在台面上鬧起來會發生什麼事。還請你們兩位，不要光明正大的吵架啊。」

「是啊是啊，要是給我們知道，我們得出面處理的。」鳳凰也聳了聳肩。

這話可說的明白了。只要表面上維持著友好關係，私底下怎麼鬧，麒麟與鳳凰不會干涉。大概是兩位老人家認為，乾脆讓他們吵一吵好解決事端吧。鬼灯與白澤又對望了一眼，白澤對鬼灯眯眼一笑，鬼灯則閉起眼，對白澤合掌行禮。

見到兩人非常有禮的互動，鳳凰鬆開架住白澤的手，輕步走到麒麟旁邊，要麒麟坐下，然後湊到麒麟耳邊說著。

「喂，你說，這會持續多久？」

「難說啊，白澤其實不太會生氣，但被緊咬不放就不一定。就看輔佐官能持續多久，十年內到底會不會膩？」還沒說完，白澤已翻了一盤麻糰在鬼灯身上，鬼灯則甩了毛巾拍過白澤的臉。

「都說了不要讓我們看見啊！」

麒麟齊鳴，甚是如意吉祥。

二

古早、古早以前，大約是三百年前的時候。

地獄的輔佐官，穿著簡便地來到了天國，在大樹下拜見了白衣神仙。

檢討審判制度，討論刑場管理。輔佐官問了神仙許多意見，問完，筆記完畢，就開始問其他雜學，藥草、器具等等。黑衣的輔佐官總是帶了長長的捲軸來，邊跟神明討論，邊寫下自己認定的重點。

看著如此認真學習的地獄鬼神，白衣神明滿臉笑意，彎身看著鬼神在捲軸上寫下整齊剛毅的字，一點一點給黃紙染上墨色。

「真不錯啊，這紙。」神明突然開了口，而鬼神抬頭望了他一眼。「質地輕薄，卻亦堅韌，是用了什麼改良方式呢？真有趣。這應該不是你們國家來中原學的，是輾轉傳過去的吧。」

「您老可真健忘。」鬼神聳聳肩，將捲軸攤開來量乾。「是幾百年前向您問的，在您拿出一本書冊的時候，您忘了嗎？這紙是在地獄製造的，不是從現世帶回來的。」

「是嗎，是我教你的，真厲害啊。我還以為是幾年前，從朝鮮那傳到你們大和民族的技術呢。」神明笑得眯起眼。「我真的記不太清楚，只記得上次你來找我的時候，帶來抄寫的是曬乾的亡者皮，聽上去可血腥了。」

「托您的福，現在的文件已不再有腥臭味。」

「看來我不知不覺幫助到你們的建設，真是與有榮焉。」

說是幫助，體制及刑制的修正才是真正重要的吧。雖然想吐嘈，但當時的鬼神只是點點頭，沒多說什麼，因為眼前喝醉的神明看起來十分開心。

「這麼好的紙，值得送上不錯的筆來使用呢。啊，說到幫助啊。」神明說著拿起葫蘆指了指鬼神。「你們前陣子派了遣隋使對吧，現世那邊。」

鬼神靜靜地看著神明，然後點頭。他可以想像到神明會提出什麼。

果然，白衣神明仰身笑了起來：「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沒處天子無恙，哈哈，真夠狂妄的。」

這句子是遣隋使給隋煬帝呈上的國書中的句子。文中表明了獨立國地位，將兩國首領放在同樣位置，這讓隋煬帝勃然大怒。先不論驕傲狂妄的問題，就中原的說法，天下只有一位共主，對於有其他國王想並稱，可說是很衝突的思維。

所以這件事鬧上中原的天庭，搞的連這位幾乎算是隱居的神明都知道了。於是鬼神基於禮節，彎身傾禮道：「那還真是失禮了。」

「沒事、沒事，你我都沒那麼在意，禮儀方面就兩免吧。」神明揮了揮白袖，然後用另一袖掩住了嘴，湊到鬼神旁邊，小聲地說著：「就你看，你覺得這隋國如何？」

沒料到對方問起了國事，鬼神頓了一下，看到神明的眼睛清明且正經，於是說了老實話：「我看不能長久，很快有另一個家族取而代之。」

「喔？此話怎說？」神明笑著點頭。

「先不論已經傳到我們這裡，中原那裡的平民叛亂情事。貴國地大，優點是豐饒強大，缺點是難以管理，國盛之後必分裂，分裂後必爭戰多年，最後必有一勢力將其平定合一，但這勢力並不會長久，他們擅長征服卻不擅長治國，於是很快就令百姓不滿，而使新勢力代之，從這才會再度開始長盛之治。」鬼神認真地分析完，合起袖子，「恕在下這麼說，隨現在就是在這長盛之治前的階段。」

「好分析！不愧是來找我學習的人當中特別聰明的一位。來，請你一杯。」神明說著倒了一杯酒，遞給鬼神，作為敬酒。而鬼神皺皺眉，接過酒杯。

見到鬼神這驚扭的表情，神明又笑出聲。

「我大概理解，你大概不會永遠抱持著謙虛的心態來求學。我是這麼想的，就像那封國書一般，你想著，有一天也要與我相提並論。」神明於是也給自己倒了杯酒，然後朝著鬼神舉杯。「打個賭吧。」

「什麼賭？」鬼神同樣舉杯。

神明笑得眯起眼。

「當有那麼一天，你我的名聲足以在天地間一較高下、相互比較的時候，我們就——」

「差不多到這裡就記不得了。」

鬼灯口齒清晰的說到這，而坐在辦公座位上的閻魔大王瞪大了眼，兩手拍桌。

「不是才到了真正緊張的時候嗎——！」

「忘了就是忘了，大概最後聊的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吧。」

時間回到了大和平安時代後期，地獄剛舉行紀念大典沒多久後的時候。

閻魔殿上的大王與輔佐官，一面處理政務一面無邊際的聊著，大概是話題帶到白澤為什麼怨恨鬼灯，不知不覺鬼灯提起了這段故事。直到這之前，閻魔大王都沒想到鬼灯以前求學的對象包含白澤，雖說不意外但也沒聽說過。

「是這樣啊，有過這樣的對談嗎。」閻魔大王撐著臉，很感嘆地吐了口氣。「就鬼灯君這段陳述來看，兩人的相處挺融洽的，那個時候肯定沒想到現在會變成如此差的關係。」

「融洽是表面上的錯覺。」鬼灯瞪了閻魔大王一眼。「我從那時候就覺得那傢伙超煩的，他講每句話我都想給他一巴掌。要不是為了維持彼世異國交流的禮節，早就打下去了。」

「那傢伙？一巴掌？」閻魔大王嚇得臉色發白。

「放心，現階段也不會在檯面上鬧成那樣，哪怕是知道他住哪裡也一樣。」鬼灯說著打開了捲軸，檢視著捲軸上的字句時，想起白澤稱讚過這紙，讓鬼灯隱隱感到煩悶。

「但是，還是不懂你們為什麼會鬧成現在這樣。」閻魔大王歪頭苦惱著，「真的是因為在和漢大典上那件事？雖說你們打賭沒有一個結論。難不成會是因為我想當和事佬，才把你們的關係搞壞？」

鬼灯瞪了閻魔大王一眼，這讓大王噤口不語。

「因為那件事而犯事也太過荒唐。不過，我有從眾合地獄的花街那邊聽到更誇張的理由。」將捲軸捲回去，然後放回資料推車，這當中鬼灯的眼神一直流露出冰冷的氣息。「花街那裡的姑娘說，白澤偶爾會去光顧，而這幾天白澤特別會哭訴一件事，那就是白澤連續四次追求女孩子，都被『更喜歡鬼灯』這種理由給拒絕，讓白澤很不甘心。」

「噗！」閻魔大王噴出一口茶，而鬼灯用咳嗽來提醒他，讓大王無奈地用袖子擦乾了桌面。「這、這到底是……這種事講小是小，講大也很大。是男人可容不了自己拿來跟其他男人比較的嘛，尤其是開始在意的對象。」

鬼灯則盤起手。「作為理由太像藉口了。」

「啊？」閻魔大王歪頭。

「大王，要拒絕一個追求的人，最快讓他死心的辦法就是說自己有喜歡的人，這是阿香小姐跟我說的，雖然她本身沒有用這個方法來推辭其他男人。也就是說，拿我作擋箭牌，並非真的傾心於我的機率頗高。」

「不不不，是鬼灯君的話，對方很有可能是認真的……」

「而那頭蠢獸也應該知道這只是女孩子的藉口而已。」打斷閻魔大王說的話，鬼灯自顧自地說了下去：「卻裝作一副衝動行事的樣子，花了長時間去準備那些黑貓及草鞋，然後挑準紀念典禮的時機扔下去。一名自稱智慧之神的蠢獸，真的會蠢到這種程度嗎。」

「啊呀，也許對方就是想出了氣就結束，也知道我不會計較吧。」閻魔大王說完從聚寶盆捏了果乾放進口中，吃到甜點似乎讓他心滿意足。

「大王您就是這樣，太好說話了！」鬼灯面對閻魔大王，手插著腰喝道。

大王趕緊把聚寶盆收到桌下，面帶苦笑地說：「別這麼說嘛鬼灯，他們也有賠禮給你啊。」

鬼灯露出疑惑的表情，而閻魔大王用手指捏出一只棍狀物，遞向鬼灯。鬼灯接過一看，那是一只灰白色的小楷軟毫筆，筆桿摸上去像是打磨拋光的獸角，筆毛則是純白的，摸起來觸感非常好。鬼灯理解了為何大王說這是給他的，因為這尺寸全非大王所使用，而是給一般人來使用。長年進行文書工作的鬼灯，一碰就知道這是非常上好的筆。

然而從那角及毛，鬼灯能聯想到某頭六角白毛的蠢獸，而讓鬼灯不由得露出嫌惡的表情。

「啊呀，這不是挺好的嗎，鬼灯君。」閻魔大王卻沒發現鬼灯的表情，愉快地說著：「當作接受人家的好意，你就拿去用看看吧。你不是也說，白澤他說我們的紙配得上一根好筆嗎？」

這倒是真的。一邊想像筆沾上墨寫字的觸感，鬼灯將筆收進了袖子裡。

謹慎起見，鬼灯在使用這根筆前，曾找過熟悉動物的初江王來檢查一下。初江王說那的確是動物的角與毛，但卻是他未仔細觀察過的動物，很可能是神獸。鬼灯問是否有什麼手腳，初江王也只笑著說品質很好，沒有問題，鬼灯才勉強接受。

就算如此，鬼灯也還是把筆洗過以後泡在清水裡一個晚上，然後就拿那碗水給亡者喝。當亡者哭著說這水難得的清甜，鬼灯馬上把碗直接往亡者頭上打下去，確認對方頭破血流才離開。原本他還猜想這筆有落毒或是動什麼手腳，但似乎也沒有。

既然如此，也只有寫寫看了。但若說持筆來寫，鬼灯並不打算交給別人做，而自己來寫的話，用在公文上總覺得也不太安全。鬼灯於是等到完成重要的工作以後，稍微伸過懶腰，喘息了一下，然後拿資料出來，準備抄寫，就用白澤這筆。

過了水，沾上墨，筆尖觸在和紙上，寫起來十分順手稱意。

對方真的是抱持著好意，給他好東西？鬼灯在抄寫的時候還有些半信半疑，對於白澤的動機也摸不透。最根本的，從一開始到正式道歉，白澤對於鬼灯一直都是挑釁的態度，沒理由作這樣的示好。

雖說這筆稱手得讓鬼灯不自覺地不爽起來。

明明是好東西，明明是好事，鬼灯卻覺得沒來由的煩惱，還不如白澤真的給他怪東西。這麼想的鬼灯已經抄寫完一篇文章節，他從沒這麼高效率過。

如此一來，不就只能軟下身段，前去桃源鄉登門拜謝了？想到這裡的鬼灯有些恍然大悟，說不定這才是白澤真正的目的。那中原大國特別喜歡這樣，表示自己的慷慨大方，用以炫耀國家的文化及進步。

「一如往常的幼稚。」鬼灯咬咬牙，他已經抄寫到第二章，進入需要的第三章節。多虧這筆實在好寫，他真的要提早於酉時前結束工作了。鬼灯正考慮著要怎樣的回禮，而抬起頭來，忽然一愣。

他看到那白袍的神明站在眼前。

鬼灯瞪大眼睛望著那穿著寬鬆漢袍，面帶微笑的神明，就看到神明眼睛一眯，身體一翻，突然倒了身，一下就飄浮在半空中，揮動著袖子。

「您……！」怎麼進來的？何時？鬼灯想質問，神明又一翻，來到鬼灯後頭，又一個翻身，在椅子間跳躍，鬼灯於是看出來了：那神明的身姿會穿過所有實體的東西，桌子、椅子、茶壺茶杯，就像他是個幽靈一樣。

這是靈體，還是幻影？鬼灯假裝沒看到，手繼續動著，其實是用餘光觀察神明的動作，他發現到一件事：當鬼灯手動的快時，白衣神明的舞動就異常激烈；動的慢時，白衣神明則揮袖翩翩起舞；至於手停下來時候，白衣神明就會像沒事一般，有時看看東西，有時跑來跑去。

和著他的動作嗎？不。鬼灯看了看手中的筆。

是配合著筆的動作。

或說，這也許是筆隱藏的秘密吧。

說是惡作劇，卻是製筆的本尊出來跳舞，也太有雅興了點。鬼灯確認了對方不會弄亂辦公室的裝潢後就決定無視跳來跳去的愚蠢神明。這筆這麼稱手，不如專心把工作完成。

於是鬼灯開始振筆疾書。眼前的傢伙袖子揮得再用力，腳跳躍得多高，鬼灯都能無視；袖子揮過自己額頭幾次都能完成筆記；跳過桌子幾次都能寫出結尾；臉靠的多近都能……

「煩死了！」

鬼灯忍不住吼著將筆給扔出去，直直地射進正對自己的木造牆。

維持著投筆的動作，鬼灯大口喘息，冒著汗看著那深深插進牆中的筆，而那白澤的殘影明明在鬆手時就已經消失，腦中卻還是留下白光揮來揮去的煩躁影像。到底在搞什麼？為什麼是跳舞？為什麼是無聲影像？為什麼那傢伙要一直把臉湊過來，衝著自己笑？。

煩。

意識到有一個人在以後就更煩，何況白澤的影子還不停地刷存在感，手停下來還會一副對房間的東西充滿好奇的摸摸看看，讓人一直很在意他的存在，真夠煩死了！

鬼灯花了一點時間才靠著呼吸讓自己冷靜下來，否則他可不知道該對什麼東西出氣。那影子碰不到任何東西，也代表任何東西都碰不到他，也就是說鬼灯無法揍他出氣。要說折斷那筆嘛，對鬼灯而言又太可惜，因為那的確是既珍貴又好用的毛筆，如果不帶有這莫名其妙的副功能的話。

但鬼灯看著自己幾乎要抄完的文本，再看看那枝筆，發現自己似乎因為什麼鬆了口氣。

幸好，這的確是怪東西。

想到這裡的鬼灯，不由得安心地考慮該給白澤怎樣的回禮；值得這次惡作劇的地獄回禮。

三

明明是現世難以尋求的祥獸，對彼世來說，卻是一個平易近人的存在。不論是天國地獄，不論是中原外島，稍微有查過資料、問過導遊的人，大抵都知道，知曉天下大事的神獸，白澤，現在正住在天上中日交界的奇地：桃源鄉。

若是更古早以前，好比說幾千、幾百年前，單只是聽到這樣的傳聞，也會讓尋求智慧的人找一輩子；桃花樹林美麗燦爛，卻讓人摸不著方向，搞不懂時間，而後不知道怎麼離開，離開了又不知道怎麼再進去，桃源鄉就是這麼玄幻的地方。

但近年來，這名隱居於桃源鄉的神獸，卻是定居在一個地方，種植藥草，煉作仙丹，蓋了一間小小的磚屋供人拜訪用茶，甚至有需要的人可以用金錢換取奇藥。於是，不論天國地獄，不論大和大漢，他們都與神獸建立良好的交流關係；月宮與蓬萊會與他交流製藥心得，甚至地獄跟他訂定了長期的醫藥協助合約。

明明是只出現在黃帝時代的傳說生物，一下子拉近到「鄰近那座城的有名醫生」。

彷彿白澤希望被人找到。

對白澤來說，這天剛開始也是跟過往一樣平凡。

早起，吃簡單的早餐，出外整理藥田，在中午前回到磚屋，在門外掛上「兔漢方極樂滿月」的招牌，給兔子員工準備新鮮的草料就準備開工。主要的工作內容是整理藥草，製作常備藥，或依照訂單製作特別的方子。像這樣過著充實的生活，還能累積財富及討女孩歡心，對白澤來說是最幸福的工作。

於是這天白澤也是一邊哼著歌一邊準備葛根湯的藥包，心中念著哪個女神天女的名字，盤算著是否要送一包中將湯過去，而暗自竊笑。白澤一面拿藥杵磨著藥，一邊想著夜晚的磨藥，這一天原本就要在這種糜爛的氣氛度過。

所以白澤沒想到自家大門會被踢開。

更沒想到門被踢開後馬上飛來一根狼牙棒，就這樣擦過白澤的頭巾，精準地打進白澤與藥櫃中間的牆壁。

白澤張大嘴，因為太震驚而讓手中的藥杵落進藥臼發出清脆的鏗鏘聲，直到來客踏入店內，白澤都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他就這麼呆呆地僵了五秒左右，才倒抽一口氣，連忙跑出櫃台外，把原本在藥店大廳製作藥方現在卻嚇得動彈不得的學徒兔子一隻隻抱在懷裡，然後衝著來客罵著：「小心點啊！你這樣會傷到兔子的！」

「的確是這樣。」那大刺刺進到藥店的黑衣鬼族單手托起下巴，冷淡的五官流露認同的神情，「這點我得反省。明白了，下次不會這樣將狼牙棒投進來。」

「哈？剛剛扔進來的是狼牙棒？」把兔子一隻隻抱進了櫃台後方的廚房，讓牠們先行避難，確認屋內沒有一隻兔子漏掉，白澤才鬆了一口氣，合上門，轉身仔細看清來客。頭髮往後由布好好紮緊，身穿黑色道教服裝，背上背著包袱，來人是一名日本鬼族青年，或說的明白點，來的即是日本地獄第一輔佐官，鬼灯。

鬼灯從進藥店開始就沒說明來意，只是靜靜地看著白澤做完所有事，然後才自行走向櫃台，將狼牙棒取下，插進腰帶放好。這過程當中，鬼灯可以看到靠在牆邊的白澤面露徬徨不安的表情，彷彿在警戒一個攔路殺人魔。

像這樣直接闖進屋內就感到害怕了？鬼灯有點不以為然。憑白澤的神格他沒道理為這點小事吃驚受怕。於是鬼灯還是沒說話，就這樣走到白澤面前，停下腳步後瞪著白澤的眼睛看。

白澤一直維持張嘴的表情呆呆地看著鬼灯，又過了一分鐘，白澤才舉起了手。

「……你是那個獨角啊！」

「原來您剛剛只是想不起我是誰？」鬼灯眼睛眯了起來。

「我的記憶中沒有這種會踢開門還扔武器進來的瘋子啊！」

「現在您可以記下了。」鬼灯又再站近了一步，幾乎可說像是把白澤逼至牆角。

但此時的白澤不再露出驚慌的表情，而是擺出討人厭的故作笑容，聳聳肩後擺開了手：「是你的話只有一種可能吧，閻魔殿那裡有急增訂單是嗎？是這樣的啊，可以喔，不過本店只收宋幣，請多注意。」

當今中原的國號為大宋，國家強盛的程度可由鑄幣看出，宋太宗至道年間，每年鑄幣八十三萬貫。直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五百零六萬貫。當時整個大亞洲地區，北方的金國及遼國，東方的朝鮮跟大和，都有使用宋幣，甚至取代本國幣成為主要使用錢幣。這種經濟文化上的強勢，連帶影響到彼世的資產。

白澤提出的付款方式不算刁難，只是強調要用兩國都通用的主要貨幣來付費，但說不定也有表明自己的國家是強勢國的意思。鬼灯靜靜地看著白澤，見到白澤還是保持那種討厭笑容，不禁皺起眉頭。

「這是無所謂。只是恕我這麼說，貴國的貨幣成了大東亞主要貨幣，大量外流的下場就是礦產缺乏，後果請自負。」

「還是一樣敏銳的討厭啊，嘻嘻。」白澤用袖袍掩起嘴，眼睛笑著一條線，明明口氣還是一樣輕浮，鬼灯卻覺得沒那麼討厭了。而白澤歪著頭，維持同樣的手勢，就這樣捧著袖子跟鬼灯講話：「適當的以物易物的話，也是可以交易的。」

「喔？」鬼灯好奇起來。他聽說白澤經營藥店是為了累積財富，也不知道白澤除了錢以外還有什麼缺乏。鬼灯想了想，挑眉問著：「您想從我們國家這裡得到什麼？」

「並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只是有些好奇。」白澤說著兩掌合了起來，語氣也變得歡快：「你們國家前陣子有位姑娘寫了好故事對吧？講宮廷裡的美女們的故事。那本書叫什麼來著？源氏？」

「源氏物語。」鬼灯補上正確的詞。那是約五十年前由一名女官「紫式部」寫下的長篇作品，是體驗過官場後宮、一夫多妻及喪夫之痛等各種哀愁後，以天皇之子光源氏為主角，描寫在他人生當中的女性的故事。

本來是以女性讀者為客群的愛情小說，現在一名好色的神獸感興趣，怎麼想都不是正經的目的。鬼灯靜靜地看著那想像著宮廷美女而開心的白澤，揚起頭。

「您要原文本還是翻譯文本？」自己國家的創作得到全知神獸的讚賞，說鬼灯毫無欣喜是假的。

「原文就可以了，我懂你們的文字。」白澤頗為雀躍地說著，然後睜眼，用比較認真的口氣對鬼灯問著：「那麼，想添購的是哪一味藥單？」

「難得可以以優惠的方式增購，的確很值得考慮。」鬼灯則是一臉冷淡地盤起雙手，「很遺憾，今天不是為了增添藥而來的。」

「哈啊？」是您自顧自地認定然後講了一堆吧，假聰明真蠢獸。還連同提起了五十年前的事物，還真巧，我也是要跟您提起五十年前的事。」鬼灯說著一掌拍向白澤旁邊的牆，就是剛剛被鬼灯打爛的那塊地方，顯得好像牆上的凹痕是鬼灯剛剛用手打出來的一樣，「承蒙您的贈禮，在此說聲感謝。」

「像這樣以恐嚇的口氣道謝我還是第一次碰到。」白澤的口氣平靜，臉色倒白了。「你說的贈禮是怎麼回事？給閻魔的金丹？」

「除了大王的三樣吉祥禮物外，您有贈送額外的東西。」

白澤眨了眨眼，然後拍了一下掌。「喔——啊！啊是那個啊！」白澤的情緒突然高漲起來，他微微抬頭，笑著用手指戳了戳鬼灯的下巴：「你還記得回禮啊，都過了五十年了，想必用起來十分稱手對吧。像你這樣工作量大，每天都需要寫字，得到一枝神獸筆肯定有如神助，每天用得感動萬分痛哭流涕。這會總算想到來感謝了嗎？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就給我源氏物語外加住吉大師的插圖吧。」

才說到這，白澤肉肉的臉頰就被鬼灯一把抓住，撲的一聲推向牆去，用重量施力往牆壁擠壓，像麵團一般被壓得圓圓的。

「您還真有膽這樣跟我要謝禮啊，行事詭詐的妖怪。把那種莫名其妙的妖物送過來，還想得到正常的回禮？」一半的臉被壓在牆上的白澤發出嘆噫、鳴噫等不像人類發出的聲音，困惑伴慌張的表情好像聽不懂鬼灯在生氣什麼。

「您好像全忘了。那的確是好筆，如果沒出現您的幻影，在旁邊胡鬧搞怪的話！」鬼灯又繼續施加壓力，白澤慌張掙扎之下，還是無法改變自己與牆壁親密接觸到牆壁都裂開的慘況。「您透過那枝筆到底想表達什麼？嘲諷地獄的工作？」

白澤很勉強地睜眼瞪著鬼灯，手也往身旁的藥櫃探去，按住了一個藥罐，用力往鬼灯一揮。鬼灯愣了一下，趕緊退身，避免被白澤拿的東西潑到臉上。躍過櫃台退向大門的鬼灯看著眼前飄浮著黃色的粉塵，聞起來有種苦澀的藥味。這氣味是黃連，看來對方只是想逼退自己，沒有毒殺的打算；前提是白澤知道自己抓的是哪罐藥。

而黃霧之中隱約可以聽到白澤小聲地抱怨「又要重磨粉末了」，而在黃霧慢慢散去的時候，鬼灯可以看到白澤半掩著臉，眼睛半眯看不出是笑還是憤怒的神情。

「黃毛小兒。」這裡開始，白澤用的是字正腔圓的漢語。「眼界淺薄的短視之徒，汝可知道，那筆是灌注吾的神氣，自帶聖獸祝福的白澤毫，是本國道士夢寐以求的名品？使用時出現吾之祝福，汝該感謝收之，豈有汝挑剔之餘地！」

鬼灯一聽額上青筋爆出，腳往前用力一踏，「誰知道！工作時有個老頭在旁邊抽啊抽的亂跳，誰能專心工作！」

白澤也跳上了櫃台對鬼灯一指，「無禮之徒，白澤獻舞可是帝王之典才有辦法看到的祥兆！」

「那才不是獻舞，只是腦中風的癲癇抽搐！」鬼灯抬頭對白澤吼了回去。

「低文化的蠻人！」

「沒品味的俗獸！」

兩人就這樣對吼了好一會，搞得雙方都氣喘噓噓，滿身大汗，良久白澤才從櫃台爬下來，泡了一壺茶，給自己及鬼灯倒了一杯。

「那枝筆我做了很久呢，你又不滿意的話就退回來吧。」白澤啜了口茶後低聲抱怨著，而坐在板凳上的鬼灯則是好好地將茶喝完，然後捧著杯子放下手。

「我很滿意，只是討厭每次寫字您都會出現亂搞。」

「會出現什麼可不是我控制的，跟使用者比較有關啊，你在工作的時候都在想什麼？」白澤擺起右袖對鬼灯惡意地笑了笑。

「只是專心工作罷了。」鬼灯遞出杯子，讓白澤替自己再添一杯茶。「虧最近總算比較習慣您在旁邊轉圈的身影了。」

「我看你倒沒什麼不滿的嘛。」白澤給鬼灯倒完茶後又給自己添了滿。

「所以我不是說了。」鬼灯將茶放在旁邊的茶桌上，然後解下背在背上的包袱。「我是來回禮的。」

「喔？」白澤單手撐著自己的臉，看著鬼灯從包布中取一個細長的小木盒，大約跟鬼灯的手差不多長，兩根手指寬。「是什麼來著？」

「是與筆相襯的東西。您猜猜。」

「紙？」

「看著這盒子還能猜這麼無腦的答案，我真是謝謝您。」鬼灯說著推開了盒子，裡頭是個黑色的長條塊狀物，上頭暗刻著地獄行刑的圖像花紋。

一看這東西，白澤漾開了笑容。「原來是墨條，這的確是非常襯合。」

「可不是嗎。既然您送我那種神器一般的筆，我自然也要回報地獄級的寶物了。」鬼灯說著拿出了一塊硯，按在白澤桌上，倒了一點茶水，直接用那塊墨磨了起來。白澤原是笑嘻嘻地看著，但那墨越磨越發出一種奇異的惡臭，磨出來的汁深不見底，讓白澤的笑容越來越僵硬。

「這、這是什麼墨？」

「沒什麼特別的，只不過是黑繩地獄岩石做出來的墨。」鬼灯解說的時候，磨墨的手一直沒停，越磨越快，墨水越來越黑。「吸飽著處刑罪人的鮮血，那些誣告、說謊、背叛者的血液，罪惡就像烙印一般染在他們身上洗都洗不清，這個地獄就帶有這種特性。算是一種固執吧，用這裡的石頭做出來的墨，不論用什麼方法，都無法洗去沾染上的墨漬。」

「這哪裡是好東西，根本恐怖死了！」白澤往後退了幾步。

「但唯獨您的神筆，沾上這墨之後，用清水依然可以洗淨。所以我想，您的毛似乎帶有不曾沾染髒污的特性，跟這墨是最適合的。是真的加持神力，或是毛本身自帶潔淨的力量，我真的想試試。」鬼灯說完，收起了墨條，然後隔著布拿起硯台，舉向白澤。「無法洗清的墨，以及不會沾染污穢的神獸，兩方遇在一起會發生什麼事？」

「這是什麼矛盾大對決！」白澤越退越後面，而鬼灯越來越逼近，影子將白澤整個籠罩住，白澤眨著帶淚的眼睛，驚恐地看著鬼灯手上的硯，「不要！真的會弄髒的！不要啊啊啊啊啊！」

事後是怎麼解決的，這暫且不提。

鬼灯離開時拿到了替換用的筆頭，一樣是白澤尾毛製的；還拿到了保養筆用的黃連乾，泡開後讓筆毛濕潤以用來避蟲的。他回去地獄時帶著滿足的心情，哪怕是留下補償店損失鬼灯也覺得甘心。

下次帶一本附插圖的源氏物語給他吧。

回到地獄的鬼灯，心中默想。

四

就算換了替換的筆頭，幻影依然會出現，不過經過五十年的洗禮，鬼灯已經很習慣旁邊有白影晃來晃去。反正這件事講給其他鬼卒聽，只會嚇到他們而已，因此對鬼灯來說，這是他與白澤之間的小秘密。

鬼灯甚至習慣於用這枝筆批改公文，旁邊有個白目在干擾反而能提高效率。

不過這僅限於日常公事。

一些特殊案例需要集中精神處理，不能有任何干擾，因此鬼灯會換回原來使用亡者毛髮及骨頭製成的筆，邊讀著文件邊思考，批下自己的結論。這事鬼灯也做了上千年，特殊案例每年都有，處理起來不至於傷透腦筋。

然而這陣子，鬼灯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時，總會覺得哪裡奇怪。今天也是在打開亡者的生平，坐在辦公室前準備要審理的時候，鬼灯感受到不快的氣息；感覺上有什麼在窺視著自己，視線來自於四面八方，感覺不像亡者的氣息。

鬼灯有想過這只是錯覺，但偏偏只有在批改重件時會出現這種狀況，感覺哪裡不對勁。開始意識到這些的鬼灯決定來作個記錄，於是他發現了一些事：視線總是在他進入自己的辦公室時得以察覺，而作一般批改的時候就沒那種感覺，只有進行重件審核時會感覺有什麼在窺視。

等鬼灯試著用白澤筆來批改事件時，那種視線又消失了。

也就是說，並非只限於批改事件，而是那東西就潛伏在輔佐官室監視他，只不過害怕白澤筆，因此在鬼灯使用白澤筆的時候不敢接近。如此一來，能確定監視他的是妖怪。

鬼灯對妖怪只有相關知識，不具備驅魔的能力；若是物理驅逐還可以，但這種形體與狀態都還不清楚的，鬼灯就無法正確地處理，至少不能像靈能者大喝一聲「破」就能讓它們魂飛魄散。

監視固然很困擾，但鬼灯更在意的是情報外流的問題。他畢竟是閻魔殿第一輔佐官，不只是審判，還會經手許多內勤、人事、甚至外交工作，輕易地讓人知道這些事可是大問題，無論如何得想辦法除掉藏在自己辦公室的間諜。

鬼灯腦中出現了白澤。

不知是用他的筆看他的影子太多次了，或是在此時記起了白澤是歷史記載最早的驅魔大師，鬼灯現在碰到問題，他應該能輕鬆解決，畢竟就連白澤帶有神力的筆，都能讓妖怪不敢靠近。

然而一想到這裡，鬼灯就起了疑心。

白澤不只是通曉驅魔之道，他更是中原那邊妖怪的領袖，役使妖怪是很輕鬆的事。鬼灯看看手中的白澤筆，又想到白澤偶爾露出的奸詐笑容，他想到了一個可能性：妖怪是白澤派來的，目的是為了要看鬼灯傷透腦筋，最後回頭去拜託白澤來處理這件事。

是那個白澤的話，的確可能會為了這麼蠢的動機做這種危險的事。

鬼灯開始整理腦中的情報。首先，在大和的妖怪再怎麼胡鬧都不敢去惹地獄本身，尤其統治核心的閻魔殿，因為有能耐潛入閻魔廳的妖怪基本上都夠聰明，知道惹火地獄會有怎樣的下場，有八大地獄各大小地獄可以輪流享受。其次，其他地區的妖怪哪怕是闖入黃泉，沒困在裡頭迷路就該笑了，何況是找到鬼灯的辦公室。但若白澤這種定期進入閻魔廳供藥的合作同伴，別說是否知道鬼灯的辦公室，根本有直接把藥送進辦公室裡的經驗，如此一想白澤的嫌疑可說是越來越大。

但不知為何，確認了犯人是白澤，反而讓鬼灯感到安心。

鬼灯本來以為會生氣，然而他知道，白澤再怎樣都只會惡作劇而不會真的危害到國家安全，如此一來不用擔心情報外洩的事，也不用擔心是異國有所不利。再來就是，鬼灯解決這事以後有個可以出氣的出發點。

既然這樣就好解決。鬼灯暫且裝作沒發現這事，只是將批改作業的器具改過來，一般工作用回原來的筆，重要的工作使用白澤筆，至少能確保重要工作的情報不會外洩。下一步，就是找大和現有的妖怪專家來詢問這事要怎麼處理。

——別小看大和這塊曾被稱作黃泉之國的妖怪島，驅魔高手要找絕對不會比中原少。

「喔呀喔呀，這還真是，令人困擾啊。」

口中這麼說，嘴上卻掛著笑容。這名身穿陰陽師服裝，卻笑的像狐狸的男子，是隱居在黃泉的亡者，雖說是匿名，但鬼灯知道這個人可說是大和自古以來最強的陰陽師。半人半妖的他擁有十分強大的靈力。

他先讓鬼灯坐下歇息，接著準備好占卜工具，前去祈禱室內鬼灯占卜，一段時間後他回來，恭敬地將占卜結果攤在鬼灯面前。「如您所說的，您的工作場所的天井裡有四隻精靈蛭居住。」

「精靈蛭。」鬼灯點點頭，「是那種會在屋頂上偷窺屋內的人，讓住戶生病的妖怪吧？」

「是的。那其實是從三尸神演變來的妖怪。」陰陽師開始說明：「在中原，三尸神是居住在人體裡的妖怪，類似我們的俱生神，牠們的工作是負責記錄人的惡行，好在死後作為審判之用。但是，部分三尸神會故意誇大惡行，好使宿主早亡而脫離。三尸神若是好好工作，離開人體後可能會被天庭收編，但故意犯惡或是各種意外得以早日脫離人體的三尸神，經過長久的時間，就會妖化成精靈蛭。由於牠們也擅於監視，給予壓力，也能達到三尸神向天告命的作用，才會讓人承受過早的業而生病，但沒做虧心事的人基本上不用擔心。而精靈蛭的這種特性，也會被妖怪使作為偵查之用。這幾隻精靈蛭正好是受人指示而來。」

「不愧是土御門大人，這情報很有用。」鬼灯輕輕點頭。「那麼，能查的出指使者為何嗎？」
陰陽師笑著搖搖頭。「不能。我無法用占卜查出指使者的真面目。」

鬼灯表情很平靜。「是嗎？您也無法查出指使者？」

「是的，連我也無法查出指使者。」陰陽師笑著回應。

這幾乎等同於宣布指使者就是白澤，鬼灯確信地握拳。能讓眼前這名陰陽師查不出身份的人在這世上用一隻手就能數出來。

「我明白了。那麼，有些東西希望您能幫我準備。」鬼灯說了行彎身禮，然後遞出了一封紙卷，攤開來是鬼灯已經寫好的契約。

陰陽師看了，笑著抬頭。「那麼，鬼灯大人想要怎樣的效果呢？」

鬼灯回到了辦公室，將門鎖好。

他看起來就像平常一樣的工作，因此監視者沒有什麼太大的動靜。就算鬼灯偶爾起來走一走，動動身體，也只覺得鬼灯想伸展筋骨而已。

等他們發現鬼灯已經為結界設下五個點，已經來不及了。

鬼灯的房間瞬間出現五芒星的光芒，就如同那名陰陽師給他的建議，鬼灯於是摀著耳朵，看著那四隻精蠅咕掉到地上。鬼灯第一次看到那妖怪的真面目，感想是那長得很像蝦子。等到那精蠅咕們已經動彈不得，鬼灯鬆手，走到牠們旁邊，將牠們捉起來。

「膽子挺大的。知道闖入閻魔殿會有怎樣的下場嗎？」

鬼灯這一聲威嚇讓精蠅咕嚇得發顫。而鬼灯看著抓在手上的四隻蟲子，仔細思考要怎麼處置。

「咦？」原本還在熬煮藥湯的白澤放下了勺子，看著回來報告的精螻蛄，驚訝地說著：「要換工作？」

四隻精螻蛄點點頭，牠們身上配著作為地獄官職的小小黑布巾。地點當然是極樂滿月。白澤將精螻蛄放出時，交待牠們每到庚申之夜都要回來報告，但這報告結果自然不是白澤所預想的。

「怎麼回事？」白澤將牠們放在乾燥花上，頗有耐性地聽牠們解釋。牠們是這麼說的：被鬼灯發現了存在，而鬼灯很欣賞牠們的監察能力，所以希望能訓練牠們作為殿內監察之用。

「原來是這樣啊，真不錯。」白澤笑開了嘴。「很好啊，對你們來說有固定薪也不是壞事，你們就去吧。如果他有虐待員工的行為，你們趕緊辭了，回來就好。」

精螻蛄們放心地點頭。

白澤本來就不是抱著攻擊的意圖將精螻蛄放出去，最大的動機，只是想打探鬼灯的弱點，好作為戲弄之用。而既然派出的妖怪能有更好的出路，白澤其實覺得很開心，他會鼓勵部下向上爬。

「不過沒想到這麼快就被那惡鬼發現了，嘖嘖，還以為他是不諳道術的普通人，沒想到警戒心足以察覺異常的事物，比我想像中的敏銳。」白澤一邊自言自語，一邊讀起精螻蛄帶來的報告，思考，「是嗎，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晚上沒加班也是讀書進修？過得很真健全啊，除了有時工作過頭導致睡不好以外。都不會想喝酒找女人，也沒有固定的伴侶嗎？」

講到這，白澤露出狡猾的笑容。「找到了啊，這個混蛋輔佐官的弱點。」

五

「那麼，請您確認一下這次的訂單。」

出現在極樂滿月的鬼灯拍著手中的狼牙棒，盯著臉色蒼白的白澤檢視藥單。白澤不知道為何鬼灯以一副討債人的姿態出現，雖然害怕，但他還是努力地看過藥單，思考這次急單的意義。

「原來如此，你們開始有流感疫情，只限於鬼族身上發生嗎？感覺真奇妙，鬼族的身體比人類還強壯，感染了麻疹及天花也不會有事，結果成了病菌的帶原體，被認為是疫病神，結果現在地獄卻開始流行只有鬼族才會發生的感冒。」

看了鬼灯帶來的藥單，白澤若有所思地輕輕點頭。漢方藥的好處在於漢方基本上是用來調整體質、強化恢復機能的治療方式，因此同樣的藥方對人類與鬼族都能產生作用，頂多就是藥量增減的問題。於是白澤在藥單上批了一些單，又寫上一些方子，轉回給鬼灯，「你看看這方子如何。有些藥材不太夠，我寫了替代的藥，此外補一些養身健體的補藥，可以給還沒染病的鬼卒服用。」

「很好，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鬼灯接過了單子，確認白澤開的藥方合乎自己期望。

「當然了，你以為你委託的是誰。」白澤笑嘻嘻地在鬼灯面前比了個圈，象徵銅錢，「那麼加購金額請幫我添上，帳單拿過來讓我算算。」

咚的一聲，狼牙棒砸在櫃台前。

白澤倒吸一口氣，鬼灯則按著狼牙棒的把柄，稍微對地板使了力道，磨得地板嘎嘎響。

「帳單，沒錯，這是公務事。說到公務事，我就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鬼灯說著傾身向前，瞪著面前的白澤，用眼神壓迫白澤直到他顫顫發抖。「前陣子有人御使妖怪，讓他們潛入閻魔廳作間諜，依照閻魔廳的法典，間諜及派遣者需打入阿鼻地獄，不知道白澤先生清不清楚？」

「啊？」白澤眨了眨眼。

「白澤先生，前陣子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孩子來我的辦公室對吧？」

白澤一聽笑開了嘴，「喔，你說精靈蛄他們嗎？很可愛吧他們都是些好孩子喔，謝謝你給他們新工作，他們說做得很開心呢。」

啪的一聲，鬼灯捉住白澤的領子把他舉起來。

「唔喔。」白澤發出呼吸困難的聲音。

「您真有膽，白澤先生，派東西來監視我居然還敢這樣大聲承認。」如果白澤不肯承認的話鬼灯還想把他屈打成招，但現在白澤如此爽快地說出來，鬼灯反而有口氣出不來，沒有可以發洩的對象。畢竟白澤如此爽朗地告白，就更有理由說自己不是派出間諜，還能胡扯是神明的恩賜，這傢伙的技倆鬼灯已經很習慣了。「不論您的動機如何，您有沒有那個意圖，請您記得，下次您敢再做這種試探我們底限的行為，我會把您帶到地獄測試每一個刑場的處刑機能，就從殺殺處開始吧。」

「呃……咳咳……」白澤開始痛苦地抓緊鬼灯的雙腕想讓鬼灯放下他，而鬼灯眼睛一眯，鬆開手，讓白澤一屁股摔在地上。

鬼灯靜靜地等待摔倒在地的白澤哀號，揉著屁股慢慢地站起，還用含著眼淚的雙目怒瞪著鬼灯，繼續哀聲嘆氣地揉著屁股。原本十分不愉快的鬼灯，不知為何看到白澤這模樣就感覺清爽多了。

「你、你這惡鬼，看你這樣是不打算聽我解釋就是了？」

「啊啊？」鬼灯冷聲回應。

這是不容反駁的表現，白澤嘟起了嘴。

「好吧好吧，這會兒是要給我討賠償是吧。但是該報公帳的事不能更改，以免以後起爭議。這樣吧，我給你額外的補貼。」白澤說著，單手按著自己的屁股，另一隻手在藥櫃裡找了一下，然後拿出一份藥包，遞給鬼灯，「來，給你，三味安眠湯。」

鬼灯皺著眉接過那包藥，打開確認了一下，裡頭放了冬麥、遠志、酸棗仁，這藥方在睡前服用有安定心神的鎮靜作用，混合在一起能達到很好的催眠效果。

將藥包收進袖子，鬼灯看了白澤一眼，而白澤聳了聳肩。

「為何露出那種表情？你這一陣子沒有睡好不是嗎？」

鬼灯眯著眼看著毫不動搖的白澤好一會，心想自己沒有說過，那肯定是之前精靈曾跟白澤說了有的沒的。

「您的興趣可真差啊。」

「一來就拿狼牙棒威脅人的鬼還有臉來批評我？」

「下次可別這樣。」鬼灯說著將帳單簽好名，一掌拍在剛剛白澤批的藥單上，「請您三天後備妥藥，不要為難我們。」

「好、好。」白澤懶洋洋地將帳單及藥單收拾起來，而鬼灯將狼牙棒收拾好，轉身，準備離開極樂滿月。就在此時，白澤發出啊的一聲。

「等等，等一下啊，小哥。」喊住鬼灯的白澤馬上回過身往藥櫃東翻西翻，然後找出一個大約一個手掌大的小木盒，遞給鬼灯，笑著說：「這是好東西，給你吧。能讓你一夜安眠。」

鬼灯報以懷疑的眼神。

「噗噗，這什麼表情，懷疑我的品性嗎？」白澤說著臉鼓了起來。

「不，是懷疑您的品味。」

「真失禮。」白澤這麼說時卻是露出笑容，就在鬼灯面前慢慢推開了盒蓋。蓋子還沒完全打開，鬼灯就睜大眼睛，表情已不像剛剛那般輕蔑。

「喔呀，看來你已經察覺到了。」白澤嘿嘿笑出聲，將盒子完全取出後，翻給鬼灯看，盒子裡頭裝的是一塊顏色黯淡的木頭。

「這是沉香木嗎？」鬼灯湊近一點，用手輕搨好聞香氣。沉香木是一種高級香料，在中原有俗語「一兩沉香一兩金」來形容其有多珍貴，不只可以療癒身心，更有醫藥作用。若這是白澤精製而成的沉香，那可不是凡間找來的東西可比較的凡品。

看著鬼灯震驚的樣子，白澤滿意地點頭，合上蓋子，用白布包好。

「這個作為賠禮，應該足夠補償你了吧。」白澤說著將沉香木遞給鬼灯，讓鬼灯兩手好好拿好。鬼灯猶豫地接過，心想這沉香作為禮物顯得沉重了，但想到自己被監視這麼久，作為隱私侵犯的賠償又難以估量。

「那我就看作是您的誠意，先將這個收下了。」鬼灯於是好好地將沉香包進包袱裡，然後向白澤傾身行禮。
「我會好好使用的。」

「你知道怎麼用嗎？」

「請不用擔心，香道我略有涉獵。」鬼灯將東西收拾好，背在背上，又跟白澤點頭行禮，「那麼我先回去了。
三天後我會再來拜訪。」

「路上小心。」白澤笑著目送鬼灯離開極樂滿月，直到看不到鬼灯的身影，白澤掩起袖，眯起眼，暗自竊笑。「請務必好好使用。」

實際上鬼灯忙到幾乎忘記收下了沉香。

鬼流感讓地獄的人事大亂，加班調班每天都有新的變動，就算第一時間拿到藥而煎給鬼卒服用，這事前前後後也弄了快一個月才平息下來。直到這時，鬼灯才終於能放鬆身心，不再加班。

但連續一個月的加班，鬼灯的生理時鐘已十分混亂。

而總算不用加班的當天晚上，洗完澡準備要睡覺的時刻，鬼灯試著服用白澤替他開的安神湯，雖帶來了睏意，但鬼灯認為這樣還不夠。在作睡前的整理工作時，鬼灯才發現白澤送給他的沉香布包。

鬼灯想到他答應白澤會使用它。

於是鬼灯從櫃子裡找出一個香爐，從沉香木上削下一小片木屑，灑進少少的星火。頓時香氣遍布房間，鬼灯也跟著放鬆。他心想，白澤雖然是個討厭的傢伙，但送上的東西總是好貨。

於是香薰遍布自己房間，鬼灯也進入床鋪，蓋好了棉被，然後熄掉床頭的油燈。

他沒想到當晚會發生這樣的事。